

校長集

汝龍澤

集 長 校

著夫訶契・東安

譯 龍 汝

新譯文叢刊
契訶夫小說選集

20

校長集

Schoolmaster, etc.

The Tales of Chekhov 13 vols.

Tr. by Constance Garnett

著者 A. CHEKHOV

譯者 汝龍

出版者 平明出版社

上海延安中路1167弄15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

定價 六千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文學·藝術) 1954年2月初版 1—14000册

奎記印刷所印刷 德領裝訂所裝訂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A. L. G.

目次

契訶夫和莫斯科藝術劇院（丹吉柯）·····	一
回憶安東·契訶夫（莫斯科藝術劇院演員）·····	五
校長·····	三
女教師·····	一五
沒意思的故事·····	二九
馬姓·····	一二五

契訶夫和莫斯科藝術劇院 ●

涅米羅維奇——丹青柯 ●

藝術劇院和契訶夫的關係比一般人所瞭解的深刻得多，也親密得多。這兩方面藝術思想的一致和契訶夫對劇院的影響，都很大，跟他們相處的時期的短暫比較起來，顯得很不相稱。

的確，彼此相處一共只不過五年多罷了。

在劇院成立後的第一年裏，契訶夫不知道這劇院，劇院裏也只有少數人在私人方面跟他來往過，許多人直到在契訶夫的創作上添加了自己的藝術努力以後纔領會而且瞭解契

● ● 根據倫敦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 一九一七年版安東·契訶夫：文學和戲劇方面的

回憶錄譯出，編譯者是 S. S. Koteliansky。丹青柯是莫斯科藝術劇院的創辦人之一——中譯者。

柯夫。五年以後，他死了。不過，在這短短的時期裏卻產生了一種藝術方面的融洽，因此直到現在，劇院裏沒有一回嚴肅的排演不在這樣那樣的機會上提起契柯夫的名字。

這意思並不是說：劇院是通過了契柯夫纔找到表演形式，叫別的劇作家的作品來適應這形式。如果真的發生了這種粗率的錯誤，那麼這錯誤的原因總是暫時的，一定會馬上就過去的。如果它長久犯這種錯誤，那就無異於說：劇院濫用了從契柯夫劇本中引出來的方法，劇院忽視了劇作家契柯夫的主要特徵的深刻藝術意義。那些特徵是：擺脫舞台事業的古老積習和文學的陳腔爛調；把活潑的心理學和樸素的語言帶回舞台上來；不但從生活的高峯和深淵去看生活，而且也從四周的普通日常生活去看它；不打算在華而不實的舞台技巧上去求得劇本的效果（那種舞台技巧多年來把戲劇交託給一批特種的耍把戲的人，從戲劇裏趕走了活生生的文學力量），而是在含蓄的、內在的心理動作中去追求。

契柯夫的藝術，綜合了藝術的自由和藝術的真理。它是熱愛生活（上帝賜給大家的簡單生活）的藝術家的藝術。他愛晴朗的早晨那些樺樹和日光；他愛蜿蜒的小溪、鳥兒的歌唱。他愛無憂無慮的歡笑、青春、純真的信仰、女人的溫存、文學界的朋友；他愛人們，因此溫和的笑他們。他愛俄羅斯語言，愛它的斯拉夫式的抒情主義，愛它的警關的比喻，愛它的意外的美麗。

他尤其熱愛「用種種夢想來使自己的心靈快活」。

他誠懇，所說的和所寫的完全是他自己的感覺。

他爲人完全本着良心，所說的和所寫的完全是他所徹底瞭解的東西。

他愛生活的本來面目，只有畫家和著色家纔會有那種愛。他用樸素的、瞭解的眼睛瞧着生活。

忽然……不知從哪兒，來了他的惆悵。那種著名的「契訶夫式的惆悵」——用它的主觀真理的美使得讀者入了迷。彷彿是，他出其不意的揭露了每個俄羅斯人心裏都有一種東西似的。他揭露了，就跟讀者的心挨得很近了。

它是從哪兒來的？是由於那摧殘了他對生活的熱愛的疾病嗎？還是由於他對美好生活幻想呢？

凡是契訶夫靈魂中的最深刻的、最嚴肅的東西，他是不對外人講的，甚至也不對那些跟他頂貼近的人講。他是一個謙虛的人，有深奧的天性的人，因此他喜歡獨自感覺，獨自思想。不過，雖然他含蓄不露，可是時不時的，特別是在信上，沒法掩飾他如飢如渴的憧憬。凡是健康的人都可以享受的頂樸素的生活樂趣。在他跟藝術劇院密切聯繫的五年當中，他一直困守

在南方，●困守在他所不喜歡的克里米亞的一片蒼翠中，遠遠的離開他的親人，離開文學界的朋友，離開他存着特別溫柔的好感的莫斯科；他常常十分氣悶。有些他的信，我重讀起來，總難免激動。

『我覺着悶得慌。白天，我倒還不在乎，因為我在工作，可是一到黃昏，就來了灰心絕望。你們上演第二幕戲的時候，我已經上牀了。天還黑着，我就起來。想想看：黑暗，狂風怒號，雨點抽打窗子……』

在這篇文章裏我不想提到在契訶夫和藝術劇院的親密關係中發生過的、無數動人的、溫馨的、憂鬱的往事。我們的心靈所最珍愛的這位作家和藝術劇院，『集體的藝術家，』在他們的最動人的理想和抱負中，合而為一了。憑了命運的意志，有五年之久，他們在友好親密的關係中共同生活着，創造了在俄羅斯戲劇藝術史上不會被忘掉的一種運動。

回憶安東·契訶夫

莫斯科藝術劇院男女演員 述
L·A·索列爾日茲基 錄

附言

我的同事和我常常談起莫斯科藝術劇院，它眼前的生活，我們所希望的它的將來，我們所記得的它的過去（在這種回憶中安東·契訶夫的名字佔據着頂頂重要的地位）——我就是從這些談話中寫下了這些片斷的回憶。

由於缺乏時間，我不能很好的做我這份工作，照我本心所願意的那樣使它完備而有系

● 根據倫敦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 一九二七年版安東·契訶夫：文學和戲劇方面的回憶錄譯出，編譯者是 S. S. Kotliansky. ——中譯者。

統。有些回憶（是我在不同的時候，東一句西一句的寫下來的，不過主要的都依着時間的順序，）我已經把它們貫串成一個整體了，例如我所記錄的K·S·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話，至於別的記錄，當初我怎樣記下來，現在我也怎樣寫下來。我和安東·契訶夫的弟弟伊凡的談話，也是一樣——那是在談話以後憑記憶寫下來的。

這些談話記錄，有一部分我現在拿來發表，目的在於供應資料，以便明確安東·契訶夫對戲劇的某些方面的態度。

L·A·索列爾日茲基

伊凡·契訶夫的談話記錄

安東從很小很小的時候起就喜歡戲劇。他第一次看的戲是音樂喜劇仙人海倫。

我倆常一塊兒上戲院去，買樓座的票。泰干洛格●的樓座是不對號的，安東和我常在開戲的兩個鐘頭以前趕去，好搶到前面的座位。

● 契訶夫的故鄉，在歐俄南部，是一個小城。——中譯者。

樓梯和走廊還黑着，我們爬上去，排隊。上面的一段樓梯是窄窄的木樓梯，有個樓梯口，那兒有門，通到樓座去。我們就坐在那兒的樓梯上，很有耐性的等着，直到開門。樓座的看客陸續來了。臨了，門裏面傳來開鎖的聲音，門開了，安東和我就拚命往裏跑，搶前面的位子。那些不耐煩的看客嚷啊叫的，跟蹤跑進來；我們剛剛佔好位子，就發現給人擠開了，人家無情的擠我們，把我們擠得貼緊了欄杆。

這以後還要等很久纔會開戲。除了樓座以外，整個戲院又空又黑。只有一盞煤氣燈點着，冒出難聞的氣味。

樓座是沒有靠背的，因此我們這兩個貼了欄杆站着的人就成了我們身後的看客的支柱，他們往往伸出胳膊來搭在我們的肩頭，把我們的背脊用做休息的地方。那些看客嗑葵花子來消磨時間。那兒子十分擁擠，弄得我們整個傍晚都沒法脫掉大衣。

不過，儘管很不舒服，我們也絕不在開戲期間從我們的地位上讓開一步，因為我們知道只要我們一動，那位子就立刻給人搶去了。

我們到戲院去的時候，並不知道演的是甚麼戲（我們不知道話劇、歌劇、音樂喜劇中間的區別），可是我們對所有的戲一概愛看。

有時候，另外一個戲迷，我們的叔叔密特羅方·契訶夫，跟我們搭夥一塊兒去看戲。在泰干洛格，他有個外號，叫做『禱告上帝』，因為他信教很誠。大齋期間，他嚴格持齋；到領聖餐的日子，他根本不喫東西，也不喝水，因此在到教堂去的路上，我們不能不攙着他，深怕他頭一暈，倒下去。到復活節，他就上監獄和瘋人院去，帶着復活節的點心、雞蛋、食品，分發給犯人和瘋子，照東方正教的儀式擁抱每一個人。

儘管信教虔誠，他卻是戲迷，那份熱心並不下於安東或者我。他窮，因此只能買樓座的票。每逢我們這兩個孩子攢够了買票的錢，我們三個就立刻動身到戲院去享受享受，事先從不費點精神打聽一下演的是甚麼戲。

我們走出戲院，在回家的路上，總是不顧天氣好壞，也不顧路好不好走，只顧穿大街，走小巷，熱烈的談着我們剛剛看過的戲。

第二天安東摹倣戲裏的演員。要是我們看的是音樂喜劇，我們的素來有出奇的音樂天才的哥哥尼古拉，就憑了記憶奏樂。安東便學演員演戲。我們一家人都愛看，笑得暢快極了。

我記得我們看過仙人海倫，彼得堡的陷阱（傳奇戲），考維爾萊兒殺案，和許多別的同類的戲。我們也看過果戈理的欽差大臣。當然，第二天我們在家裏演了這齣戲——安東扮市

長。

等到安東年紀大了一點，有一回我們在回泰干洛格的路上湊巧在莫斯科停一停。我們聽說那天傍晚連斯基演理查三世。我們趕緊跑到戲院，可是樓座只有前排的座位，再也買不着便宜位子了。安東一點也沒有猶疑，我們把口袋徹底翻空，拿我們的錢湊在一起買了票，那天傍晚我們就十分闔氣的坐在戲院裏。可是安東和我，身邊一個錢也沒有了，第二天的報應真是慘極了。

安東的劇本熊第一回在考爾希劇院上演的時候，他沒把這件事告訴家裏任何一個人。他深怕那會惹得我們激動。可是我們的父親，說來湊巧，偶然看見一份海報，上寫：『熊，安巴·契訶夫原著，』他就買了樓座的票，去看了。

索洛甫佐夫和里卜金斯基小姐演這齣戲。戲演得大大的成功，掌聲不絕。安東自己也樂極了。我們的父親回到家來，對安東說：『你做了一件多好的事，安東！那些演員演得多好！……』

他的另一個小戲求婚也在莫斯科亞歷山德林斯基劇院公演。遇到伊凡諾夫和求婚在

同夜上演，安東就誇耀的說：『現在我得到五幕大戲的酬勞費了。』

亞歷山大三世常去看求婚，有時候還到後台去跟演員們談話。

照演這個戲的司佛勃金說來，談話是像這樣的：

『今天晚上我笑得真厲害，』亞歷山大三世說。

『我很榮幸，陛下，』司佛勃金回答。

『這劇本的作者是誰？』

『契訶夫，也就是伊凡諾夫的作者，陛下。』

『哦，伊凡諾夫！』亞歷山大三世說，『我知道！』

求婚很受宮廷的喜愛，因此沙維納夫人、瓦爾拉莫夫、司佛勃金，常被請到皇室劇場去表演。『我舉眼一看觀眾，』司佛勃金說，『我只看見星章啦、綬帶啦、勳章啦。』

K · S ·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談話記錄

我在哪兒認識契訶夫，在甚麼時候認識的，我記不得了。

在第一個時期，也就是在藝術劇院成立以前，我們是難得見面的——在宴會上，在戲院裏，在正式的招待會上，偶爾見一見面罷了。

這些次的相逢在我的記憶裏沒留下甚麼痕跡。我只記得三次。一次是在莫斯科蘇佛林的書店裏。蘇佛林站在房間中央，正在尖銳的批評甚麼人。有一位我不認識的先生，戴着高禮帽，穿着灰色的雨衣，恭恭敬敬的站在那兒，手裏拿着一捆剛剛買好的書；契訶夫倚着櫃台，打量擺在櫃台上的書籍的裝幀，時不時的用短短的句子打斷蘇佛林的長篇大論，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那位戴高禮帽的先生是很有趣的：他一聽到契訶夫說笑話就哈哈大笑，把他那捆書扔在櫃台上；隨後又一臉的正經，再檢起那捆書，緊緊的拿在手裏。

契訶夫說了句好意的笑話招呼我，可是那時候我還不能瞭解他的幽默。

我不得不承認：當時我覺得契訶夫是個不大合得來的人。我覺得他驕傲、自大，不免帶點狡猾。究竟是因為他把頭往後仰的習慣呢（其實這是因為他眼睛近視，又因為他戴來鼻眼鏡，他覺得像這樣仰起頭纔方便），還是因為他在跟人家說話時候總是看着人家的上面，以

及他不斷的擺正夾鼻眼鏡的姿勢——我不知道，總之，我覺着他不誠懇，傲慢。後來我纔發覺，這些都是因了他那種可愛的腴腆的緣故，當時我卻沒看出來。

另一次是這樣的：在莫斯科的考爾希劇院開了一個音樂和文學的晚會，目的在於籌措文學基金。我這是第一次在真正的戲院裏，當着真正的看客的面表演，我很專心。我故意不學演員那樣把大衣放在後台，卻放在正廳的存衣室裏。我想我就要大顯神通，使得觀眾的好奇的眼睛大大吃驚，同時也吸引住契訶夫的眼睛。實際上，結果卻大不相同；我只好趕快溜掉，免得被人注意。在這痛苦的當口，我碰見了契訶夫。他照直走到我面前來，帶着親切的笑容說：

「他們說你就要表演我的熊了。聽着，你務必要演啊。我要來看你表演，寫一篇短評。」

頓了一頓，他補一句：

「拿那篇短評去賺一點錢——兩先令六便士。」

我得承認我當時傷心了，因為他沒提我當時演的戲。可是現在我卻帶着感激的心情想起他的話，因為契訶夫看見我失敗以後，大概想用他那句笑話鼓勵我吧。

在那段時期當中的第三次，也就是最後一次的會面情形是這樣的。地點在一個著名月刊的編輯的擁擠的小房間裏。許多不熟識的臉。契訶夫的朋友，一位建築師，拿出一個建築圖